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十季

盛夏的果实

王玉美



盛夏,像一位慷慨的画家,将炽热的阳光当作颜料,泼洒在大地的画布上,催生出一颗颗饱满诱人的果实。它们或藏于枝叶间,或挂在藤蔓上,以各自独特的姿态,诉说着夏天的故事,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与记忆。

走进果园,最先映入眼帘的往往是那一串串紫水晶般的葡萄。它们挨挨挤挤地挂在藤架下,在阳光的照耀下,泛着诱人的光泽。轻轻摘下一颗,圆润的果实仿佛一颗晶莹剔透的玛瑙,放入口中,酸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爆开。那酸,是青涩的过往;那甜,是成熟的喜悦。葡萄架下,总少不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,他们踮着脚尖,伸长手臂,想要摘下最饱满的那一串,却常常被酸得眯起眼睛,又被甜得笑逐颜开。这葡萄,不仅是盛夏的美味,更是童年欢乐时光的见证者,每一颗都包裹着纯真的童趣与温馨的回亿。

西瓜,无疑是盛夏最具代表性的果实。它们静静地躺在瓜田里,深绿色的条纹仿佛是大地赋予的迷彩。烈日当空,劳作的人们从田间归来,随手抱起一个西瓜,用刀轻轻一劈,“咔嚓”一声,清脆的声响仿佛宣告着清凉的到来。鲜红的瓜瓤,乌黑的瓜子,宛如一幅绚丽的画作。咬上一大口,清甜的汁水顺着喉咙滑下,瞬间驱散了暑气,带来无尽的畅快。无论是在庭院的树荫下,还是在热闹的街头巷尾,西瓜都是人们消暑解渴的最佳选择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分享着西瓜的甘甜,谈天说地,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气中,西瓜的甜蜜也悄然融入了亲情的温暖之中。

桃子在盛夏的枝头,宛如一个个粉嫩的小灯笼。它们毛茸茸的表皮下,藏着柔软多汁的果肉。轻轻咬上一口,细腻的果肉在口中化开,甜美的滋味沁人心脾。有的桃子脆生生的,咬起来“嘎吱”作响,充满了青春的活力;有的桃子则软糯香甜,仿佛把整个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和外婆生活在宁静的农村。小时候,特别喜欢和她一起去三外婆家走亲戚。三外婆是外婆的妹妹,两人感情深厚。她家离我们有十多公里远,需要翻过一座山。外婆是小脚,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,速度也不快,我们总是走走歇歇,要花上三个小时才能到达。但每次想到三外婆家的软枣树、餐桌上的美味饭菜,还有那只见到我就会摇头摆尾的小花狗,我就满心欢喜,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走亲戚前,外婆会精心准备一些礼品,包括自家老母鸡下的土鸡蛋、过年时腌好的腊肉,还有她亲手腌制的糯米肠。那个年代物资匮乏,这些美食平时都舍不得吃,但去三外婆家时,外婆总是慷慨地带上。她用竹背篓装着礼品,右手牵着我的小手,我们一老一小一大早就踏上旅程。路上,我时常会被路边的花草草吸引而停下脚步,外婆从不催促,走亲戚就像一场悠闲的小旅行,充满了乐趣。

那时没有电话,无法提前通知我们。神奇的是,每次我们到达时,三外婆总是在家,仿佛专门在等我们一样。后来我才明白,这是因为她们之间经常走动,彼此熟悉生活规律,所以总能不期而遇。

上午的阳光温暖而明媚,三外婆家的院子干净整洁,还晾晒着一些豆子。小花狗见到我,立刻在我身边欢快地蹭来蹭去。鸡、鸭、鹅在院子里嬉戏追逐。院子中央有一棵高大的软枣

夏天的温柔都凝聚在了其中。漫步在桃林里,淡淡的桃香萦绕在鼻尖,让人陶醉不已。桃树不仅结出了美味的果实,其花朵在春天时也曾绚烂绽放,为人们带来美的享受。从桃花到桃子,这是大自然生命的延续,也是时光流转的见证,让人们在品尝桃子的美味时,不禁感叹生命的神奇与美好。

盛夏的果实,不仅是味觉上的享受,更蕴含着深厚的情感与哲理。它们在炽热的阳光中生长,历经风雨的洗礼,最终走向成熟。就如同人生,只有经历过磨难与挫折,才能收获成功与甜蜜。果实的成熟过程,也是一个不断积累与沉淀的过程,它们吸收着阳光、雨露和土壤的养分,将精华汇聚于自身。这让我们明白,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,需要时间的打磨和耐心的等待。

在乡村,盛夏的果实更是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期盼。农民们辛勤劳作,精心呵护着果园里的每一棵果树,盼望着丰收的季节。当果实挂满枝头时,那不仅是丰收的喜悦,更是对一年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。这些果实,是他们生活的来源,也是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。而对于游子来说,盛夏的果实则是家乡的味道,是浓浓的乡愁。无论身在何处,每当看到或品尝到那些熟悉的果实,心中都会涌起对家乡的思念之情,仿佛回到了那片充满温暖与回忆的土地上。

盛夏的果实,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珍贵礼物。它们以丰富的色彩、诱人的香气和甜美的滋味,装点着夏天的世界,也滋润着人们的心灵。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,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果实的魅力,品味它们所带来的酸甜苦辣,珍惜与它们相遇的每一个瞬间,因为它们不仅是盛夏的象征,更是生命中美好回忆的一部分,值得我们永远珍藏在心底。

树,还不到成熟季节,绿绿的果子已经挂满树梢。她们一边准备午饭,一边聊着家常。食材都是新鲜的,莲花白刚从地里摘来,莴笋叶上还挂着水珠,四季豆碧绿诱人。

灶台里柴火熊熊燃烧,三外婆用木蒸笼蒸着饭,蒸笼底下还煮着洋芋。因为我们来走亲戚,她特地多做了几个菜,有炸酥肉、腌香肠、煎荷包蛋,都是平时招待客人的佳肴。外婆总是说:“别客气,都是一家人!”三外婆则笑着回应:“你们难得来一趟,做点好吃的我心里才踏实!”两人说说笑笑,气氛温馨融洽。我坐在灶前帮忙烧火,三外婆炸好酥肉就递给我尝鲜,那味道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

午饭后,外婆和三外婆坐在院子里回忆往事,她们的笑声不时传来。我和小花狗在院子里玩耍。下午我们要回家了,三外婆让我们带回一些好吃的,还反复叮嘱我:“过几天再来玩啊!你一段时间不来,我就想你了!”我仰着头回答:“想我了就来外婆家找我!”她一边答应着,一边往我口袋里塞满包谷花、炒瓜子。

那些跟着外婆走亲戚的日子,就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,永远镶嵌在我的记忆里。如今,大家都忙忙碌碌的,走亲戚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除了过年过节,平日里很少再像以前那样走动。但每当想起这段温暖的时光,我就觉得,亲戚间的情谊就像一坛老酒,越走才越醇厚,越处才越香甜。



外婆的腌黄瓜

叶艳霞

夏夜的烧烤摊上,阿乔点了一碟腌黄瓜。玻璃碗里漂着几片淡黄色的黄瓜,辣椒圈在酸汤里打着转。我夹起一块,牙齿刚碰上脆生生的瓜肉,那股酸味就猛地窜上来,辣椒的蒸汽熏疼了眼睛。

“怎么了?”阿乔晃着玻璃碗,辣椒圈在酸汤里打着转:“其实这家的黄瓜太甜了。”

我下意识摸了摸手腕上的银镯子,冰凉的触感让记忆突然清晰起来。那是外婆用腌黄瓜换的银角子打的,那时乡下人管这叫“压箱银”。晨雾还没散尽,她佝偻的身影已经在瓜架间浮动。食指和拇指捏住瓜蒂的瞬间,露珠顺着她龟裂的指节滚落,那声清脆的“咔”响,惊醒了趴在瓜叶上的露珠。“要这种一掐就出水的,腌出来才脆生。”外婆的声音混着晨风传来。

外婆腌黄瓜不用白醋。粗盐在她掌心里沙沙作响,把嫩黄瓜揉出青绿的汁水。“力道要匀。”她抓着我的手腕示范,银镯子碰在搪瓷盆上叮当作响。我偷吃时总被酸得皱脸,外婆就笑着用沾着盐粒的手指刮我的鼻子:“小馋猫。”

母亲总抱怨自己手太光滑,学不会外婆的腌法。她照着方子做的黄瓜总是软塌塌的,坛底也少了橘皮那抹苦香。父亲就着腌黄瓜喝醒酒汤时总说:“还是你娘腌得够劲。”

如今坐在烧烤摊,听着炭火噼啪的声响,恍惚间又看见记忆里的陶坛在咕嘟冒泡。外婆那个蓝布包里的橘皮,在坛底沉着像被盐渍过的月亮碎片。三伏天的晚饭,腌黄瓜躺在白瓷碟里。父亲收工回来,总要就着黄瓜喝两盅。外婆淋的香油在碟边聚成金色的圆,父亲用筷子尖蘸着,说这才是下酒的精华。

正想得入神时,“你最近睡眠还好吗?”阿乔的问话突然把我拉回现实。我摩挲着银镯子上的花纹,现在想来,她手上的每一道裂纹,都是调味的秘方。

碗里的辣椒圈渐渐沉底,在酸汤里晕开一抹淡红。我轻轻转动腕间的银镯,忽然觉得,那些年外婆等的从来不是黄瓜入味,而是岁月发酵的醇香。

走亲戚的温暖时光

程建平

